

某夫婦

7.7

2.8



某 夫 婦

李 白 英 作



3 0538 6775 4

上海四馬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30

某 夫 婦

上 篇

小梅的日記及書信

03757

(一九二四年七月……真是新嫁……) 編者註。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日

良培哥哥，七月十八，我嫁給你，是熱鬧的很啊！快樂的事情真像一個夢。你和我同房了幾天就去做事，你說做小學堂裏的先生是很苦的，我想你是很可憐的！

你回來，路是近的。現在，我又在這裏望你了。天天太陽落山的時候，我是總望你了呢！我一個人，在房裏悶氣得很，做新娘子不好意思走出房去，我

心裏想的，時刻都是你了，

我寫的不好，真正難爲情。寫不出的，不會寫的，我只得寫個圈兒，我自己看了也笑，也難爲情。

我想想你：你教我“無錫”兩個字，你說：“無錫是我們的縣名。”我好笑，“這個要教我做什麼？”

八月十六日

你要我寫日記，今天我也寫不出什麼。你問我去年中秋與今年中秋那個快樂。我說，良哥，我都快樂的，今年多了個你陪伴，這個快樂是說不出的，只是我的母親不在我眼前，但是有了你，也就好些了。天天夜快有個你走到我眼前來。想到你，我就心動了，我自己一個人會歡喜起來，我自己會暗暗地笑迷迷，我想想是難爲情的。這一張寫的，不好給你看見的，你要羞我的。

八月十九日

我說：“我是鄉下姑娘嘍！”良哥，你說：“我也是鄉下人，不過識幾個字！”我說：“那麼你識字呢！”你說：“只要我教你，你就也會識字了！”小梅心裏很歡喜，你個人的心腸是很聰巧的，你是輕心腸，你最最和氣。

我在鄉下沒有什麼事情做，清早起來煮粥吃，吃飯的時候煮飯吃，飯後做花邊，太陽落山時煮晚飯吃，夜裏不能做事，蚊子多，要吃人的血。

（編者註：小梅的日記中所云小梅，都是小梅寫時的自稱。）

八月二十四日

八月廿五日，我要回去張望我的母親，和良培同行，就是雙回門。到了那天，雇了一隻船，二人一同前去，母親見了我們兩人，必定很快樂的。

八月二十五日

清早起來梳梳頭，梳了頭吃早飯，吃了早飯換衣裳，換了衣裳下船了，看的人也不知多少，都是

要看我。

開船去了，河底裏的景緻很好，河裏的水比人清爽，水裏有魚游來游去，還有水草像金線，良培和小梅看了很歡喜。船搖進我村的浜裏，停在河灘邊，我與他一同上岸，行到家裏，跑進牆門，看看一個人也沒有，我喊幾聲：“母親！母親！”母親不應，嬭嬭倒答應出來了，嬭嬭說：“你們倒早呢！”我的母親聽見了，在後面走出來了，看見我們兩個人，很快樂的說道：“坐罷坐罷！喝茶喝茶！”再要拿水煙他吸，他說：“不吸的！”坐了一刻就吃點心，吃的是雞蛋和捲麵。吃罷了，到園裏去遊玩遊玩，園裏桑樹很多，再有柿子樹，橙子樹，梅樹，桂花樹，遊玩了一番要吃飯了，吃飯的小菜，有魚，有肉，有大蒜，有炒青菜，有蒿白。吃罷了飯，他和我庚哥一同喝茶去了。喝了茶回來，又要吃點心了，吃的是百合棗子。吃了點心，就要回家了——現在，良培的家倒是我真正的家了——母親，嬭嬭，庚哥，嫂嫂一同送到場上，母親和嬭嬭送到我們下船，船

開遠了，母親等還在岸上望。良培和小梅一同在船裏，船到家時，已經太陽落山了。（季先生教小梅記的）

八月二十六日

你不是我的先生麼？我偏要叫你先生！“季先生！季先生！”那麼，因為你是教我的嚮！你不喜歡我稱你先生麼？你喜歡做哥哥麼？

你是我的先生，你教我的！

叫你哥哥，嚮，你也不像哥哥，做哥哥要把我……把我這樣的麼？你是我的不知什麼？

九月十四日

這是我嫁後第二次的歸甯了。今天，良培哥哥來張望小梅，來的時候，小梅不在家裏，到鄰家去白相的。祖元來喊我，我就回家，見了他，心中很快樂。十四這一天，留他住夜。睡到一覺醒轉，嫂嫂肚裏痛，要生產了，大家很驚慌，我和母親去請穩婆，

穩婆來了，沒有一刻就生了。大家問生的什麼，穩婆說：“生的是一位千金！”大家都很快樂，就再睡。早上起來，吃了早餐，良培哥哥要回去了。我的母親和他說：“吃了飯去罷！”他一定不要了，馬上就走了。母親和小梅送到場邊，望不見了，就回來；再到後門外去望望他，他已經走過虹橋了，我想：“良培哥哥喲，我們兩個人在這裏望你，你也不知道我了！”

（編者註：祖元，是小梅的姪兒的名字。）

九月十五日

小梅家裏有三棵桂花樹，在嫂嫂房前天井裏，八月裏要開花了，今年在九月裏開了。開的時候，一陣陣的香。桂花喲，我看看你的花很小，你的香很多，我聞得你的香很開胃；有的人心中有些不快樂，看看你枝桂花就快樂了；可是沒有幾天，就一朵一朵落下來了。

桂花喲，你明年開時，我再回來張望你罷！

九月二十三日

你要叫我寫“冬日田忙”的一篇文章。小梅說：“不會寫的！”你說：“把‘不會寫的’一句話寫出來，就是會寫了！”

良培喲，我說：“我是鄉下人，學寫字讀書，不要被人家說麼？難爲情的！”

十一月十二日

小梅今天要回去張望母親。吃罷了早餐，要去了，我只望你把我的鞋子帶回家來！望到喫飯還不來，望到太陽落山時還不來，我心中很焦！想：“今日不去罷！望你夜裏回來，明日早上去罷！”吃過了夜飯，你還不來！你的芹妹對我說道：“姊姊！睡罷！”我沒法，也只好關了房門進去，我獨坐在裏房，我就觀看書；停了一刻，我聽聽有狗叫的聲音，但是沒有你回來的聲音；我很冷靜啊！再停了一刻，我聽聽有狗叫的聲音，還有敲門的聲音，我

就出去開門，我問：“是誰？”只聽得門外說道：“是我們！”我就開門，見有兩個人，一個是你，一個是石壕橋的朋友，就一同進來。我就上床睡，你和朋友拉胡琴，彈琵琶，彈了一回，就招呼朋友到祖母房中去睡，朋友睡好了，你也就睡了。

（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家庭間的苦悶已籠罩着他） 編者註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良培給我這本新的白本子，我怕寫不好，我有許多字寫不出，我圈個圈兒。良培，你回來教我罷！替我填出來罷！我是不會寫的。

良培哥，你說你像水裏的水草浮來浮去。我說，還好，去年你在查家橋離開我只二里路，可以早出晚歸；今年你在秦家水渠，離開我五里路，你一個星期歸一次，至多三天回來一次了。

小梅的良培哥哥呢？我的哥哥呢？今天你去了，你在那裏要睡了麼？小梅要想去睡了。你今日真個不回來麼？我想叫你的芹妹一同睡，但是你的母親對芹妹說：“不要緊的，讓嫂嫂一個人睡！”我想只好一個人睡了。小梅睡的時候，手也冷，腳也很冷，沒有人陪我了，我今夜裏真冷靜啊！不料睡到半夜裏，聽得門外有賊捉賊的聲音，我就喊你的母親，我喊：“娘娘！娘娘！”你的母親答應說：“不要緊的，我醒在這裏了，你睡就是了！”我就定心，鑽在被窩中，嚇的動也不敢動了。良培哥哥，我要你在我身邊啊！

二月十七日

吃罷了飯，忽然起了大風，呼呼的響個不住。我去倒便桶，給一陣大風把地面上的灰塵都捲起來，我的眼睛也幾乎吹瞎了。到了夜裏，風仍舊呼呼的響，火也點不住了，這種樣子，屋也快要塌了，今天的大風是少有的，我很驚慌啊！隣家的阿六妹

來白相，我就叫她陪陪，陪我同睡。

三月三日

今日的天氣真冷！今日是三月初三了，還是大雪紛紛的飄着。我在這裏製老虎頭，我的手真像給老虎銜去了，我只得不製了，我好冷啊，我的手冷得痛起來了。良培哥哥，你在那裏要受寒了！

我望着天空中一塊塊的雲，飛到東南方去了，我想，牠是要飛到你那裏經過的！良哥喲，這樣的冷天，我們爲何分住在兩處！

三月二十二日

良培哥哥，你和我說：“在生一日是多受一日的苦，我的前妻，她死了，她倒是個福氣人！我也和你一同到西湖裏去死了罷！”小梅說：“好的！良培哥哥，你和我一定要去！你若不去，便不是個男子，不是個好人！”良培哥哥喲，現在，我心中有些苦起來了！你的母親！你的母親！

你的母親，在喊我吃夜飯了，她說：“癡磨在房裏，不知做什麼？外邊沒有火！來罷，可要來了？”

唉！你那母親的聲音，我心裏難受啊！

（編者註：癡磨——“儘是懶懶”之意）

四月十日

四月裏天，大家都養蠶，養蠶的時候，日裏沒有空，夜裏沒有睡，大家都很喫苦頭。這麼樣的喫苦，要養蠶做什麼呢？養了牠，用度很大，養牠的人就有洋錢了，還能製好的衣裳。怎樣苦，怎樣好啊！

書信一 （編者註：良培到上海當小學教員）

良培哥哥，去年七月十八日，我嫁給你是很熱鬧，今年七月十八日，你到上海去，你和我分別，我很冷靜啊！（七月十八夜，小梅的心。）

良哥，上面的幾句，還是七月十八，你走後，我寫的。良哥，現在，我要老了面皮來寫信給你了，我

寫的不好，不好算是信的。良哥，我來告訴你，我還是七月十九起頭，到八月初十，身子的熱才退清，你走了之後我就生病，本來是日夜熱的，不覺得寒，後來去請了兩趟醫生，喫掉五帖藥。我現在只得喫些飯衣粥，喫了兩口，第三口就咽不下了，淡得要死。良培哥哥，我那裏一刻不想着你呢？我要什麼，我想要喫什麼，都要想着你，你在家是去買了。我的母親還是初一來的，在這裏服侍我。前幾天，我碗也拿不動了，再若不好時，我要死了。面孔只有一些些了，大腿和黃牛皮骨一樣。良培哥哥！現在我只好走到外房罷了！

八月十四日

良哥，鞋子你且等一等罷！我的母親在這裏做了，做好了就要回去，她回去了，我又要苦了！良培哥哥，我問你，嬤嬤家喫喜酒，你要回來麼？我是出月初一回去。你的冷熱病怎樣了，告訴我，好了要寫信給我，我要記憶你的！良培哥哥，這張黃紙條，上面畫的符咒，你袋在袋裏，要說三聲“治，”你的

冷熱病就會好了。你不要爲我們憂愁，我們沒有什麼憂愁，有兩擔米糶糶用用，有大豬兩隻。你母親說的，你的薪水不要緊，只要自己當心！你沒有夾襖，自己去製罷，天氣冷了！良哥，現在我真正寫不動了，還有什麼什麼，寫不下去，下次告訴你罷。祝你平安！良哥！

今年的中秋，良哥喲，我說不出喲！今天是中秋節喲！今夜裏，我反添悲傷！這個悲傷我不能說的啊！

八月十五日

（編者註：這一封信常是做兩天或幾次寫的，以後的信也往往如此。）

書信二

良培哥哥，你的冷熱病還不會好，我們都爲你憂愁了，再下去你要拖壞了，你身體要傷了。你不要怕銅錢，你就回來罷！回來喫藥！二十日，家裏要唸佛哩，我十七回家了，你一定回來罷！如果冷熱病好，你就不回來，只要省力，不用功，書不要看

牠，你就可好了，外邊不識字的人也很多，他的日子一樣過去了，你快些看穿罷！良培哥哥，八月半，你告訴我，在海邊遊玩，你走了三十里路，冷熱病剛剛好，你想不要走傷麼？自己快些用心啊！良哥，我們鄉下是新米粥喫得一個月了，你那裏一次還沒有喫過。良哥，和生的一枝筆，你記得麼？他來要了，你放在什麼地方的，就還牠罷！

園裏的柿子和橙子熟了，良哥，你記得麼？我喫着就要想着你，想你一定歡喜的，可惜拿不到你吃啊！

九月十一日

書信三

良哥，姪姪家喜期，不是初三，是九月初五，你真正忘記了。初六日是三朝，喫的是麵，我喫了那麵，肚皮裏發脹，痛得要死。夜裏親翁來，我替你喫十二盆的酒筵，也沒有福氣喫了。親翁去了，又要喫團圓酒了，團團圓圓都坐好，還有我不曾坐，庚哥喊我：“小梅坐！”大家一同喊我了。我說：“真正

喫不下了。”他們說：“坐也要坐坐的。”我只得坐下了。良哥，我坐下，我又要想着你了，他們都一對一對的，我只得和祖元姪兒對面坐啊！喫喜酒是鬧鬧罷了，現在反而喫壞了，喫着腥味，面龐兒變黃腫了；吃了那麵，又睡了三天；初八接着你的信，想要寫回信給你，又寫不動了。我寫的不好，不好說是信的。良哥，現在我吃要吃，做事情做不動，要用銅錢沒有用，想想恨得要死。借阿六妹的四百銅錢，還是前次託搖船阿二買的梨，沒有還她，回家就要還她了。現在一個銅錢也沒有，一定去當當了，要當二元。有錢買，要買牛膝和紅棗子，要買桂圓和胡桃同喫，想想不去買，再想想一定要去；那個惡病不知怎樣，喫了那三朝麵，睡也沒有放我睡；我和母親說：“這樣，今年的年夜飯，我不在算裏了！”母親落眼淚了，我自己想想也苦出來了。良哥這一番情事，想不告訴你了，告訴了你，你心裏一定要難過；但我要悶死了，就告訴你罷！

十七日，我回去，不知走得動走不動啊！還有

你的鞋子，我帶信家裏去了，不知他們怎樣？我要回家纔知道了。祝你保重！

寫好了沒有人帶。

（編者註：信中所云“庚哥”係小梅的胞哥。）

（編者註：一九二六年……良培到太湖邊的……村上當塾師）

書信四

你真個是浮來浮去的水草啊！你又到太湖邊去了！我可憐的哥，派你竟要去過私塾先生的生活。

良培哥哥，我夜夜出虛汗，連褥毯也出得很濕，我要出得死快了。你們不要恨我，我就快要回來的路上去了！我一個人身子裏有不知多少病，說出來也要好笑，年紀輕輕，有什麼？那天初四，又便了不知多少血，我自己也不明白了，不知爲什麼？

良哥，我想你們做男人的真好極了，要到東就東，到西就西；我想到城裏去一次也很不容易！我們做女人的和石頭一樣的，只得死鎖在那裏不動啊！

我的哥哥，你是知道我十六到娘家去了，不料我還在這間房裏啊！天老爺呀，我望你明天不要下雨了，我求求你拜拜你罷，讓我好回去！良哥，今日是二十了，你母親去坐庚申，家裏沒有看門人，要明天放我回去。

哥哥，你的信十七收到的，阿狗的信是我給他的。蠡峰你一定總有信去了，母親總替我收了。我的人在這裏，我的心在娘家了。你的信一定在蠡峰了。

正月二十日

書信五

我的哥哥，今日總要來寫回信你了，你的眼睛要望花了。我是就昨日回來，今日是初二罷！良培哥，我廿二到蠡峰，廿五乘便船到城裏，在通惠橋上了岸，乘黃包車到麗新廠，那黃包車，我們不曾

和他講幾個錢，想讓庚哥去給他，不料庚哥是回家了，眼前是看不見他了。拉車人要我們八百銅錢，叫我們怎麼樣呢？廠裏的一位先生問說：“你們在那裏坐起的？”母親說：“在橋上坐的，那座不知叫什麼橋？”我說：“不多一刻就到這裏的。”廠裏的人都笑起來了，說：“你們給七百銅錢他罷！”拉車人快樂極了，他拿了銅錢，他說：“在通惠橋坐的！”他說着就走了。廠裏的人都說：“我翁他的娘，倒給他做着一注好生意！”有一位先生，就同我們進去了。

良哥，小照是廿六拍的，廿六，庚哥又同我們到城裏。拍的是四寸頭，身體是坐的；手裏，庚哥叫我拿枝花；良哥，要停二禮拜才得拿，你清明節回來拿罷！我的母親，庚哥，嫂嫂，姪兒等也拍一個合家門，三個小孩，四個大人，我也在內。我的嬌嬌叫我不要去拍，她說：“不曾聽見有孕的人去拍過照！”但我想着了一定要去拍，沒有什麼什麼，一些也不怕，死就死！良培哥哥，這些要用掉二元多錢，一個照，買些什麼，零用，姪兒的壓歲錢等。

良哥，我的虛汗還出得很厲害。巷上有個叫阿根寶，也是出虛汗起頭，現在成了癆病，要死快了。我是那個難星不知怎樣過去啊！醫生說，只要喫參。生產以後，還是這樣出呢，恐怕要成病了。良哥，我產後，你叫母親雇個人服侍我一個月罷！良哥，只要服侍一個月，我的身體不好啊！

二月二日

良培哥，一個小會倒搖着了，搖着了是很好。我要拿三元，一元去拿小照，一元要買參，還有買小孩的東西，用貨。給我用掉三元，還有七元，我想去贖隻戒指，你說好麼？當裏是兩個月二分錢，要一千利錢，那個小會兩個月十元，只要三百利錢，我想很合算，良哥，是麼？良哥，說着買參，恐怕你母親不買，你母親如也買了，我便多喫些。戒指我等你回信來了去贖。你清明節回來，我在西談村等着你罷！

良培哥，今日喫過晚飯以後，我又想着你從前情事了，又大家講講，講着了，我的心裏很難過，不

知怎樣總忘不掉，總解不開。你的母親，一張嘴好像切光的蘿蔔皮，不是我來說她，我不來多說！

良哥，我等着你回信然後到談村去，我要等着你的回信！

二月三日

書信六

哥哥，初十下午接到你的信，我接到了馬上就下船。良哥，說着船是我的仇敵，真正也是沒法，實在走不動，只得沒法了。這次，在船中，拿你的信觀看；觀看，還算好些；良哥，你的信早到一刻，還算運氣好，否則我已經回談村了。良哥，應巷上的母親，（良培前妻的母親）真是個苦命人了，她的兒子進根又死的了；我想要去張望她，我真走不動啊！你二十回來要經過麼？你去張望張望她罷！你也替我勸慰勸慰她罷！我的哥哥，你的信，我一天要看不知多少次，只要有空的時候，就拿出來看了，我看見你的信，就是你和我講話了，有時看到你可憐我，你說輭話，我竟要落眼淚，有時看到笑起

來，我想，真是奇怪，一個人給字紙兒會使得好笑哩！

二月十一日

書信七

良哥，我和你母親是這裏盼望你了。你的信是初八接到的。那天廿九，庚哥坐在黃包車上看見你在路上步行，我就想你真可憐啊！

良培哥，這幾天兩隻眼睛不好，張也張不開，又給大風一吹，一天總要走三四次灘渡，雇的阿仙娘初二就不來了，只得自己動手，不能不吹風裏啊！這個東北風真大極了。

庚哥的信，你總寫去罷！千千萬萬要請他來！我歡喜他來，他來了，我快活！良培哥哥喲，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但你是看不看輕女孩子的，你是歡喜女孩子的啊！我們要請庚哥來喫滿月麵！

良培哥哥喲。你可憐我麼？我要喫……

三月十二日

我的良培哥哥，你腿子痛，一個癰，不知生的是大癰呢還是小癰？我願你生個小癰罷！你說現在痛得很厲害了。良哥，我很記憶你，你不知痛到怎樣了？趁船，又沒有銅錢，你真可憐啊！我替你想，你再向浦耀先去借些錢罷！你就回來罷！你在那裏也要愁悶，我們在這裏也要望你，十六日，你一定能夠回來了，如果不回來，總是那個癰痛極了，到十六再說。良哥，小杏雖然生了還未滿月，但是她喫奶奶很厲害，我給她鬧得頭也發昏了。祝你生個小癰，不要痛得很厲害了！

三月十三日

書信八

良培哥哥，你的病總全清了罷！有十一粒白藥忘在家裏，我想放在信裏寄給你，現在不好喫了，融到不像了。良哥，我們城裏是不來了，你母親說：“荒春三，苦八月，那裏有什麼銅錢，不要去睬他就是了！”良哥，你不要癡心妄想了，小杏一定不上來

了，你母親和祖母，十三日上來。

良哥，小杏的病倒好透了，也不是曹生生堂那種藥喫好的，是請錢子成來醫好的。現在她又是一個頑皮小孩了，只是我的奶奶不夠喫了。

良哥，你出去後，我們兩個人真苦惱，你母親一個銅錢不肯用。良培哥哥，豬油買得了，二百銅錢，現在已經快喫完了。託人買，買得不好。良哥，我也不是歡喜喫豬油，也是想多些奶奶，這幾天，她沒有放我安穩的睡着，她是要喫我的奶奶，奶奶沒有了，她就咕咕咕咕的哭了。

我的頭裏昏陣陣，一個人不高興，今天是好些了。沒話了，話是有的，第一沒有工夫寫。

良哥，一隻金戒指，你十四回來總替我贖罷！

八月八日

（編者註：一九二七年三月，良培被逼離鄉。她在家苦悶

加甚。這年十二月六日，是他最後一次給良坤的信。）

（以下二則，是在零碎紙張上的，大約是良坤離鄉後她寫的。編者註）

良哥，現在你在什麼地方呢？我要記憶到死了！你要急死我了！外邊的雨聲不停啊！你不知怎樣了？在那裏了？唉！天呀！天呀！快些保護我最親愛的哥哥罷！唉！良哥！我想你真可憐啊！現在的苦頭是白白地吃，你巴望着的革命，剛來了，現在是又反過去了，不知何一日，是我們窮人的世界！現在給那許多惡人逼到你如此，春天遊山也不安！你許我只要三天五天就有信的，你的信，已經有廿多天了，我的眼睛要望到出血了！

良哥，我在這裏日思夜想望你的信來，你為什麼再沒有信？良哥，我為你是一身肉瘦完了！一天到夜總有幾千幾百次想你，想你不知在那裏，不知在什麼地方，你杳無信息！良哥，我望你信來啊！

你的信來罷！我夜夜做夢，醒來是，良哥，我的心呢？我的心還是十七你和我分別失掉的呢！粥飯吃不下去！

那個世界不知什麼時候來呢？我想你現在爲此吃盡苦頭，現在白白地，現在也難！

書信九

哥哥，今日我才見你的信，我知道我的哥哥還是好好的在外面！鄉人們的謠傳，把我嚇死了，我的哥哥，你離開我千里路麼？別人家告訴我，鄉鄰人告訴我，漢口是遠的很啊！是在長江的那邊啊！這裏遠遠近近的人都說你，你是萬萬不能回來的了！這邊仍舊是惡人的世界，仍舊是財主人的世界；城裏的工人給軍官打死了不少，鄉下的農人，也給他們捉去殺頭，我爲你嚇到心也碎了。唉，哥哥，你那邊這樣，你現在千萬不要回來！這個世界，幾時才能翻轉來！我的哥哥不能回來了！你叫我不要悲傷，我那裏忍得住呢？我想你可憐的了不

得，白白地喫苦頭，現在給那許多惡人逼到你如此，遊山也不安！哭哭，我想到自己不知怎樣過世，還不知怎樣死法呢！身子裏的病有誰知道呢？腳裏拖不動真實在，頭裏好像爆開來……她們看看好像裝死腔，我實在抱小杏也很喫力的，也抱不動啊！你的母親只要我做事，有的事情我做不動，有的事情我真不懂，我不會做。

四月十二日

哭的時候也只好哭！

你的母親，她的心腸對我怎樣？小孩子也知道好壞。冷粥冷飯是好喫的，冷言冷語是難受的啊！現在，我有了那個小孩，……良哥，我不是有了那個小孩就憂愁麼？不要去說她了，總過去了！只因你的母親，唉！她對我的說話，她翻來覆去的說話太惡了，她告訴人家：“七月十八進來一個活冤家！”你想……住在一起好麼！我想上半年我一定要去做洋襪女工了，你說好麼？我家裏的母親和嫂

嫂，起初住在一起時，也和我與你母親一樣，但自她們分住後，大家很客氣；我若和你母親分住後，將來也會很客氣。

四月十三日

良哥，我們本是一對恩愛的夫妻，現在串到如此，害得我們大家刺心痛心！你母親對我的心是比別人也深了，我替她想，要替你娶什麼妻，要費掉幾百塊洋錢做什麼？

良哥，我十九歲七月十八到你們談村來的，我到你們來的時候是一個很胖壯的罷，我那裏知道苦到如此呢？我心裏真不快樂，只有苦處！我在娘家是巴望這……很快樂的！良哥，苦的還要比我苦，別人那怕討飯也是一世人，只要快樂，我倒也情願的！我情願吃開眉頭的湯，不願吃皺眉頭的飯！有老話的，冷粥冷飯倒好喫，冷言冷語倒難受的。

四月二十八日

那種冷言冷語，你不曾聽見啊！那副樣子，你不曾看見啊！唉，你母親的說話和樣子，我真難受！我情願飯不喫！喫粥，喫口湯罐水！你不曉得我，好比刀入心，人心一樣的啊！我求你總要想個好法子，你算行個方便罷，行個好事罷，譬如救一個落難的人罷！現在我總算是你的妻，現在總算和你生男養女，看小孩面上！我不是要喫好飯，那怕喫粥也情願的！……良哥，就是現在，你的母親說到我棺材無底不成人，當我是一個木娘娘了，一天只吃三頓粥飯……

四月二十九日

（編者註：以下二則，不是書信，也是寫在零碎紙張上的。）

良培哥哥啊，我不過是世間一個平常的女子，你到底是怎樣的心？我們未做親的時候，你來望見我幾次，知道我並不是有學問的女子啊！良培啊良

培，你既如此，不要在暗暗裏掉我一個苦人，你儘管對我直說，況且我還情願！現在，你青天裏掛龍總有人看的！唉，天呀！天呀！我要口口聲聲的喊着，我要怨天恨地的過啊！你對我沒有真心的一日，你的心如黑炭，我那裏挽回得轉啊！我有什麼巴望呢？唉，天呀！天呀！我冤枉啊！我今世不得好死的啊！你的黑心腸！唉，我春天為你哭來哭去，哭掉不知多少……

我知道你還是在無錫結識的呢！你們一同到漢口去，你在外是一路很開心啊！原來你都是假仁假義對我啊！你當我是什麼？你看輕我！我不是人！良培哥哥，你給個明白我，否則我死了也不眼閉啊！我死了也掉不下你！你這樣的心腸，我總要對東天叩三個頭，對你罰一個咒！你細細想罷，去年你娘娘，……我想不出什麼……

唉 氣 對 東亭 夫妻 時候 聲 害
瞎 恩愛 愁眉 快樂 飯 粥 難 情願 世

界 鞋子 竭力 著雙 憂愁 幾千 桂花開時
長短 代 不絕 賞中秋 亮月 祝你平安
保重 上午 下午 暮 晨 和生 悲傷 兒童
文學讀本 第一冊 兄弟同心 商量 笑 哭
夜晚 鐵路 筆書 一次 無錫 查家橋 河邊
遊玩 鄉下 粥 飯 一封信 身體 接龍 總
歸 浴室 房中 通信處 寄 仍舊 落雨 變
心 退 生病 紙錠 東亭 爹娘 講你聽 新
書 樹木 手 腳 圓 筆 動 時候 悲傷
夾袍子 寄信 晚保重 教學校 領我 喊求拜
老爺 拍照 嘴裏 白藥 腿檔痛癩 殺 儘
趕快 寶 寶貝 被 記掛 讓我黑暗

(註：本日小梅所寫的並不是日記，乃是在一種異樣的狀態下胡亂塗寫的。原紙寫得零落不整，但排印起來只得成為這樣的格式了。讀者如能仔細地揣摩小梅感情的起落，思想的馳逐，或者並不是無意義的吧：——編者。)

書信十

我的良，良哥，漢口也不好麼？也反過去了麼？現在你到處都難了，到處都是惡人世界了。你現在雖然在上海，雖然不出面，你做事也須千千萬萬的小心啊！

哥哥，我是信你的，你是個直心的人！那許多許多的說話，真的都是衆人的造謠麼？我是也知道你的心腸，但他們說得有頭有根的，我總氣不過啊！你說和那女人只是朋友，朋友——他們怎會憑空傳出來許多話呢？我想，至少有一些影子的啊！

養蠶學校裏不去了，報名得太晚了，那個事情真正不長的，至多只有二十來天。你到底知道，唉，哥哥，我是可憐的，世間的事，我都沒有見過啊！良哥，做生活的事，現在做做枕頭，只有二三百銅錢一天，一張嘴還做不汙；就是到繡花會裏去，要幫他做三年，無工錢，白吃飯，三年後才有工錢；說做洋襪，先要備些本錢；哥，你替我細細地想罷！叫我如何是好呢？千難萬難！良哥，你救我罷！快些救救

我罷！你再不救我，我要自殺！我一定已有病了，將來要成膈氣病的，還要常常便血。我的親哥，你有力養我們兩個人麼？養我們娘女兩個，半年苦吃苦用，只要三十元就夠了。讓我到開年再說，且過半年等着你回來再說。你愛我的親哥，你幾時回來呢？給一個巴望我罷！哥，你爲我回來一次看看我們，我要親口和你講講！良哥，我要你不要到軍隊中去！你一定來罷！否則我原是記憶到死的！你回來看看小杏罷！我們的小孩子真正活潑，格外有趣，她倒是有些賊腔的。哥，我們的心肝寶貝放在家裏受苦，你我那裏放心得下呢？你我愛她到死得啊！你離開她還好些，我是她要吃我的奶奶的，離開一刻就要哭了。哥，你離開了她，她這樣的可憐，去年是當她一個人，糖沒有吃完，你又買了，現在有誰買給她吃呢？真苦惱，我刻刻憶你！哥，蘭子，洋錢賣着一百多，還有桑葉老在田裏十五六擔，我叫她們賣，她們是不聽我的話。我是，她們一個銅元也沒有給我的！良哥，你到漢口去時，我爲

你肚腸也急斷，我爲你眼淚放掉不知多少，我爲你……你母親是口口聲聲罵着我，怪我你出走時我爲何不告訴她。哥，你無力養我，你也得寫信給家裏母親，祖母，給我一口苦飯吃吃，讓我另外去住；我只要離開這個地方，離開她們，離開這監牢，那怕吃冷粥冷飯也情願的啊！良哥，你懂我的意思麼？我不是要過好日子，那個你母親的拖長的聲氣我聽得怕極了！冷言冷語真難吃啊！良哥，我同着小杏在蠡峰，還是初九呢！你的信是十四接到的。哥，我嫂嫂的氣量很小的，我只好暫且住幾天。我親愛的哥，你快些救我！我要自殺，因爲你不在我面前啊！我的母親，可憐又還沒有伴得她老！唉，苦啊！我心裏有幾千萬的字！良哥，我刻刻望你的回信，你要給路我走！

良培哥，一個信封我自己寫的，寫到像不知什麼了，我的字真正拿不出，老了面皮，別人看見了要笑歪嘴了，你的回信寄到蠡峰罷！這次你母親和我爭吵，我是同着小杏住在娘家，我不回你家，你

的母親也不會來領我的。這次，你極替我想法，我日夜望你回信罷！我愛哥，祝你平安無事！哥，我這裏銅錢還有幾百文，你不必記憶！你如果有得多，就寄些來！

五月十六日

書信十一

前一信已收到，我們一切都好，請你放心！

良哥，陳某人處的五元錢已送來了，他親身送來的，這次，他要費用掉一隻洋呢，來去的車錢等……

良哥，做生活的事，你替我弄到如何呢？要緊要緊！最要緊！你切不可忘記！你要刻刻放在心上！想我的難處，救我！只有親哥救我！良哥，你還算救祖母和母親罷！良哥，出月你回來，能夠與我一同到上海做事情是我真快活極了！哥，我想一定了！小杏，一定不要緊！

良哥，我巴望你中秋的快樂，你一定回來，讓

我們熱鬧熱鬧！良哥，姓陳的對我說，總歸替我留心就是了，晚到開年，總歸能夠一定呢！良哥，弄一個女工做做也這樣的艱難嗎？依我的心恨不得今天就飛出來啊！哥，我身體眼前看看好像不要緊，你回來知道罷！良哥，銅錢沒有用，做兩對十字布枕頭弄些工錢用用。良哥，你恨我麼？沒有回信寫給你，因為要緊做枕頭，是限日子的。

良哥良哥，我叫你幾十聲，你的心底如何呢？……

七月二十八日

書信十二

八月中秋你為何不回家呢！我的眼睛望花了！良哥，我要來了！我即刻就要來了！我難過死了！我請人送到火車中，你在那裏接我！費用，我自己想法就是了！良哥，我要離開這苦處啊！我的苦處有誰知道呢？你說向你告訴，良哥，三百六十天日有，那裏說得完呢？良哥，就是你回家幾天呢，我

要巴望你在家快樂地過幾天，我還不願告訴你啊！
我苦啊！我的苦處到那裏去出？唉，我爸爸十四歲
掉我到如今，幼年時光當我一個人，如今想不到，
想不到，唉……良哥，我的人身……。

良哥，我來了，如果沒有事做呢？我情願替人
家做一個傭人，上海地方做一個傭人，說有四五元
一月呢！良哥，總之我來了再說！哥，我如果再不出
來呢，我不情願再活在世間愁苦了！良哥，我心裏
千刀萬剮的難過啊！

八月十九日

良哥，十九我寫信給你，剛正你的信來了，我
就不曾寄，望你明天二十回家；我今天望到明天，
明天望到後天，天天夜夜的望你，不見你回來；望
到今天廿五夜，望見你的信，你在那裏病了！身
子熱，頭裏痛；我很記憶你啊：我恨不得明天隨即
來看看你，張望你，拿口湯你喝，我憶你！

八月二十五日

良哥，我的生活如何呢？我在此生活一時一刻也難過！我們一對苦人身如何過呢？哥，隨便做什麼我都願，只要能夠過，那怕做一個傭人，無工錢，白吃飯；良哥，總之我情願；我只要離開這苦處啊！良哥，朱近山的夫人已到上海了；那天，我自己到朱近山家裏去，瞎摸瞎摸，我是不認得路的，摸到楊家橋頭，就是他夫人的娘家，問着一個老女人說：“她還是十七到上海呢！我的女兒也跟她們一同去的！”老女人說完，我隨即就回家，已經吃點心時光了，肚子倒跑得很餓。良哥，你的病如何了？你不回來，我一定要來，那怕當當頭也要來！哥，我等着你回信，你在那裏接我？祝你身子平安！

八月二十六日

書信十三

良培哥哥，我又在蠶烽了，還是十三到蠶烽呢！因為我的母親病得很厲害，昨天請人來喊我

的，現在是正厲害的時候。明天月半，良哥，查家橋倒有提燈會呢，我是不高興去看了，鄉下人是沒有看見的，但我還有什麼高興呢？唉，良哥，我是一世已完結了！良哥，二十邊你到底要回來麼？不要再勸誘我罷！你如果回來，一直到蠡埭罷！因為房門上的鑰匙在我身邊。良哥，十六十七兩天，我們這裏還要送老爺，很熱鬧。良哥，你如果一直到蠡埭，你買些小東西張望我母親罷！你如果先到談村呢，你快些不要買！唉，我做女兒的有什麼買她吃吃呢，唉，苦啊！我們苦啊！良哥！

良哥喲，說做做枕頭罷，還是八月半前就沒有發了，鄉下窮人家的女人又絕了一條生路了。良哥，我聽說上海的紅棗子比無錫要賤點呢，小杏替奶奶吃吃，你買些罷！良哥，一切話你回來講罷！我在蠡埭望着你罷！

九月十四日

書信十四

這幾天的身子真不好極了。唉，清早起來照照

我面上，舌的黃色，舌頭上的苔厚得很，嘴裏淡到死。唉，苦啊！苦啊！香粳米粥沒有福氣吃啊！天天覺得冷颼颼地，夜裏虛汗像雨，還做些惡夢，總歸是魔鬼老爺來嚇醒我，醒來是胸前的汗好像水溝一樣，唔哼唔哼，難過得很。唉，良哥，夜夜如此，我真出不過了，我自己寶貝自己，自己愛惜自己，買了黃荅吃得也無用，原是如此，只得盡做，沒法子想了，叫我那裏當得住呢？唉……總是癆病的根子了！良哥，我並不是怕死，倒是現在年紀輕輕死不死活不活的難過，別人看看我是一個少年女子，那裏知道我如此呢？還不及年老的祖母！唉，良哥，第一身子當不住，譬如我出去了做不動事如何呢？怎樣好回家呢？唉，千千萬萬的念頭，苦啊！良哥，真奇，我還出了幾個牙齒，痛到要命，好難過啊！良哥，你在那裏如何呢？我願你快樂的過，你放我在這裏悲傷勞苦啊！我恨不得飛到你身邊來！

九月二十日

書信十五

良哥，你的信在初八接到，因為我總沒有工夫，天天有幾個種麥人，我要洗碗煮飯，那裏有工夫？還有個小杏，我給她纏死了，她種了花花，她要我抱，吃奶奶一夜吃到天亮，沒有放我安睡。良哥，我的心像火燒一樣，但是那裏有處走呢？東亭的廠月半開工了，我急啊，我急死了！良哥，我急死了！天氣要冷，小杏不知幾時好呢。現在，是她身子天天熬得最厲害的時候；良哥，要買一元西黃她吃吃，解解毒氣，你買罷！良哥，你買頭裏痛的藥，你買些回來，能夠放在信裏寄麼？梅雲要吃，她託你買。良哥，我總過二十邊才走呢，看小杏不要緊了；我要接到你的錢才好走呢，你有不有？你如果有，你寄到蠡埭罷！

九月廿五日

（編者註：這也是寫在零碎紙張上的。）

唉，良哥，你一時分別了我，我沒有話對你說，

我看你走出房門，我的心覺得跳起來，我恨不得立起身來跟你走才好呢，否則我總歸難得過啊！唉，良哥，你倒又去了，你是出門不管家裏事，你原放我在這裏日夜的悲傷勞苦啊！如何過呢？良哥，分別……，

書信十六

我們分別一月快來了，在今天好日接到你第二封信；我望極了，我望得眼睛花了；你想，我在這裏有什麼巴望？我只有巴望你的信啊！良哥，仁榮不來了，到明年再說罷！你叫我做鞋子兩雙，我已做好得長久了，你和我分別了就做的。良哥，你說怎樣寄法呢？你快告訴我，我好寄來！良哥，你還要對我客氣麼？這一些小事是應當的！良哥，我寫給你的前信你接到麼？我告訴你的苦處你知道麼？良哥，你初六出的信到這個廿二才收到呢！

十月廿二日

書信十七

良哥，十月初六接到你一封信，到現在十一月初六只收到二封信。那一封信是洪暢拿來的。良哥，湊巧！真湊巧！今天洪暢拿信來，如果晚一刻，我不在家了，我在應巷上了。你岳母，應巷上的岳母，今天來抱小杏去，因為她要我去住幾天，替她做些針線。你寄來的一元，我要去買西黃給小杏吃了，因為她種了花花，身上有癰癰。良哥，我知道你沒有收到我的信，我回信還是月半寄給你的，我告訴你的苦處，你沒有知道！唉，唉，苦啊！我寫寫也萬難，那封信寫得很長，很道地。唉，良哥，我身子真不好極了，虛汗有那一夜不出呢？醒來是胸前好像水溝一樣，夜夜如此，我那裏當得住呢？我自己寶貝自己，買了黃荅吃得也無用；唉，我要出死了，我難過啊！今年比去年出得還要厲害，我怕死不死活不活的難過；唉，苦啊！第一，身子不好；良哥，你不要為我記憶，這不是一時的病，到年底你回來再說。良哥，我母親是不會好了。小杏一切都

好。良哥，你回信寄到應巷上。良哥，下次道地告訴你。

十一月八日

書信十八

良哥，我今天回談村，因為要去送阿得的棺材罷了；唉，罪過人啊！良哥，我們巷上的阿得現已過世了！良哥，應巷上此信是十六收到的，蠶埠的信，我還沒有去拿呢，我馬上就要去拿了，你說又寄我一元，良哥，你替我打金戒一隻！你知道我歡喜黃金，我恐怕要死了！唉，頭裏的痛啊！帽子還沒有，快快替我買一隻，隨便如何的樣子！

不得了啊！快快替我想辦法罷！這是怪樣子來了，看見飯要噁心洋洋地。良哥，我只吃一飯碗一頓；良哥，虛汗是更加厲害，當不住了，走也走不動，最好太陽光下坐坐……

十一月廿二日

書信十九

(最後的信)

良哥，怪不得你要望了，三十元已收到，大家很快活。良哥，我頭裏痛啊！帽子還沒有，你回來快快替我買一隻，隨便如何的樣子。良哥，我告訴你，我已經一月沒有好好地吃粥飯了。唉，苦啊！……你離開我這些路我真正苦……明年那怕討飯要跟你走！我要苦死了！良哥，飯是吃不下，肚子裏餓，吃什麼呢？良哥，這一定是怪樣了，你知道麼？良哥，現在我的身子當不住，你害我了，那個東西不來已經二個月了；你要想想我苦，你快快替我要想法，否則我只有死了！良哥，你給我二元，我用倒用掉四元多了，那一樣不要自己呢？良哥，小杏，西黃也沒有買給她吃，爛得半頭，儘做罷！給我用光了。良哥，我廿七慢慢地走到蠡峰，到廿八，她們一定叫我到南門鄧醫生處去看病，船錢各人一半；良哥，醫生看了我的病，他說，起碼要去四五次；現在，五帖藥已經吃完了，不再去了，沒有錢啊！良哥，你買些什麼我吃吃，真也是少有的，嘴裏很饞，

我竟難爲情呢！東西少買些，不要給大家看見！良哥，我要和你親口講，說不盡言！我在月半以前巴望你回來！良哥，買蒸糕糰；良哥，帽子不要忘記！良哥，銅錢不要瞎用，我們家裏如此苦法！如果有錢，替我做旗袍背心一個！我巴望你早回家幾天！

良哥，鄉下的情形更加不好了，窮人和財主人家你殺我殺，財主人和緝捕隊靠了官的勢力亂捉人，在鄉下橫行；良哥，你常說那個世界那個世界，那個世界什麼時候來呢？就是來，我恐怕也等不及了，倒是我的身體，好世界我是不會見的了！你爲此也吃了不少苦頭了！我想，我們總是苦的啊！

下 篇

良 培 的 日 記 (摘 錄)

(一九二八年：夏博和他的友人方君飄流在杭州，那時，他的生活，全部是當時代革命浪潮低落以後的小有產者智識份子的反映：……以下：便是從他——得到小梅病重的消息以後日記中——摘錄出來的日記(編者註))

一九二八，二月，六日

啊！這兒是杭州，此刻是夜，我伏在被角！

唉，這種生活，我過的這種生活，哭也哭不出，一句話也說不出，我變態了，我變態了，可堪窮旅相思之夜！

小梅病了，將死了，鬱結的病啊！我不能歸去！祖母和母親在家不勝窮愁，我的年輕也就在飄泊與歎息之中完結了！音樂，繪畫，文藝，都成空的希

望了，都成空事了！

傷心的人啊！

能夠給我一天的快樂麼？能夠給我一刻的滿足麼？不，我只要求，我只要求，一剎那罷！

想起我這樣的生活，我自詡爲聰明玲瓏，我自詡爲情思美麗的人啊，我完結了，就這樣完結了麼？唉，我傷心之傷心，每夜不眠到五更，聽鷄啼，看天窗；唉，何有我此身？

啊，我這種原是頹廢的生活，不澈底的呻吟；我想深入無產者的下層去拚命；爲我自己報仇，要殺人，放火，地球成一片焦原，才暢我鬱結的心！但是，可知我此一刻也不能敷衍了，我的小梅要死了，雖然世界上苦死的人也甚多，可是我厭惡，厭惡那滿足的人！

我要叫天下的人都同我一樣！我不會得好好地求學問啊！我不會好好地……一切都不會好好地啊！在苦鬱之中葬喪了我的短命！

小梅，你常說最好先我而死，你受不下見我死

的悲傷，你是知道我的身體也不久的；現在，可是你將先我而死了！小梅啊，你能瞑目麼？你要記好，你要相信，我在世也不過一年兩年三年，也決不會長久的；小梅，你要懇切的相信，你先死了，你先好了；但是你要相信，良培也就要死的啊！巷上的人，看完了你，就要看我的啊！你的棺材，我的棺材，就要，不久就要停在一處的！荒野中一對苦命的棺材，有什麼人來憑弔！日久湮沒，草木爲伍，野草與昆蟲鑽滿我們的住處！

小梅，你的苦娘，那知道你我都要短命啊！小杏是無結局了啊！不知何人收去撫養？你我的恩情總是心傷的啊！可嘆我的祖母，年近七十的人還要見我孫兒先去啊！可憐我的苦母親，她是要發瘋的啊！她一世不曾好過！我給她許多窮愁急難，她爲我操心到日夜的不睡！她愛我這個兒子啊！我一旦長逝，她不發瘋，只有死啊！芹妹雖是她的愛女，恐也勸不醒她的啊！母親，我想起你發瘋的顏容，流着淚在家中各處叫喊你的兒子，叫喊你傷心的

愛兒！“歸來罷！歸來罷！我的良培！歸來罷！我的兒子歸來罷！”母親嘯，我想起你要尋死的神氣，你暗暗地投河，你如鉄漢般懷着鉄烙的痛苦走入河中！你死了啊！在河裏浮起我的母親！我的傷心的母親嘯！母親，你或是上吊啊，喊你的良培，關上了房門，你咬着牙打結與鑽進去啊！你萬年不回頭的悲哀嘯！我是躺在地下腐爛了，那裏知道你的收場啊！那裏知道你這樣的收場啊！窮愁千萬，傷心千萬的母親嘯，一個悲傷死的婦人，一個上吊的婦人，投河的婦人，癡來癡去叫喊的婦人！

我的小梅也早已安靜在我的旁邊了，小梅嘯，我們的小杏還在世間，還像小叫化子般一跳一跳的快樂，不過我想她總沒有別人有爺娘的小孩的威風了，別人有得喫的，她只好睜着眼睛看看了，她拿不着只好哭了，身上是穿的布頭結結啊，將來的結局，小梅，你我安靜地睡在地下了，我們小杏的結局，一條人生長苦的旅路，她弱小者怎樣行走啊！我們在地下是不能攙扶她了，人到瞑目時，一

切都完了！

想起我的祖母罷！她老而苦，苦而老，七十歲的老婦人只好睡在獨人床上死了，有誰看見她啊！小梅，我們一家如此散局！小梅，你替我哭哭罷，我們要抱着哭一場，哭一場我們的散局！

小梅，你來時是一朵花，我也是一個有爲的年輕，那知現在如此啊！

唉，眼淚流濕我的枕頭了！我在被角邊哭喊啊！我細細的悠悠的哭喊啊！小梅，我獨自在這裏傷心，你一個人病苦在家中；我的愁是少有的啊！

二月七日

我臥在蘆堤春曉的湖邊石灘上，三面湖光，後面是桃柳與小屋，柳影在我的身上，桃花紅在牆邊，我心跳啊，我心歎啊！

楊柳的綠，綠到我的心上；楊柳的春，春到我的心上；但是我找不見我的春天，我只有悲傷！湖艇裏遊女的歌聲在春風中悠悠地遠隱去了，柳影

在牆上舞，桃花片片飛，飛落在地，飛落在湖邊波裏飄流！

我在蘇堤狂叫，狂叫的響應天地，如癡如狂了啊！我嫉妬每一朵桃花，我恨每一枝楊柳，每一棵草，每一絲春風！遊湖的，每一隻畫艇裏的男女，應該都翻掉啊，落水不起啊！我沒有春天，我不要春天！不澈底的呻吟，含恨地摔去這仇敵的春天，去銅鉄般走入都會的旋風裏去翻身！爲什麼這些春天都在華貴者的手裏，都在華貴者的懷抱裏啊？我在這滿湖春色之中，那能不嫉妬這惱人的風光？我懷着這無窮的鬱火，我狂奔到都會裏去罷！進地獄裏去罷！光是嫉妬與叫喊是無用的罷！我要抑制我這痛澈的呻吟，澈底地到地獄裏去工作，奪回我的春天！

二月九日

在異鄉，送了故鄉的親朋，一個人獨自在夜深靜寂的街上步回流寓。

我為什麼流落在西子湖濱？

什麼什麼也不必想了，一個人總是這樣，一切的矛盾，希求，苦樂，總是生受着，總是這樣的，那樣的，什麼什麼也不必說了。

世界爲“美”終久是爭鬭，就是爲生活，努力生活的最美，最美的是時代大轉變者。

我夜深人靜，在這異鄉。兩天之前，二姑丈和昔非師來；今夜斗南和錢老老來，我送他們二人到湖濱的客棧去；回來時，一個人獨自步回，街上已靜寂，半圓的月兒高懸在中天，一朵朵白雲掠月而過，那個飛的白雲，在月光裏真輕清優美，我想攜着青女與素娥的手踏着那白雲在月光中飛行時多少好啊！雖然這是幻想，實在不能的幻想。

斗南又告訴我，小梅病重透了，母親帶信一定要我回去一觀。唉，難極了，貧窮的苦處，貧賤夫妻百事哀，莫說哀，小梅，現在你只有死了，爲貧窮殉了罷！殘忍的人類，殘忍的我！

但也何必說呢？總是這樣的，總是這樣的！

現在，我的念頭是如此，任人說我什麼罷！要音樂，要繪畫，要女人，要生活，要做時代的先驅，也要吃與著與住。總之，今天這一刻，我想要如此活！矛盾罷，什麼罷，有什麼？總是這樣的！無論是錯誤，人生也切實地去做着這錯誤罷！

決不有所謂落後的！

爲人生，努力地做着罷！也決不有所謂努力的！爲人生，總是這樣，是這樣，是這樣！

二月二十日

我癡立在白堤錦帶橋頭。

到了西湖才兩天。

我現在可以說，湖山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也不是爲麵包，也不是爲女人；現在如使我豐衣足食，坐擁羣翠，或最文藝，最音樂，最美麗的處女在我懷裏又怎樣呢？世界已沒有驚奇，我真將自殺了；有什麼路給我走呢？沒有路！沒有路！

方弟，我和你同沉在西湖罷！唉，湖神，有什麼

使我們可以生活呢？破滅與厭倦一切，完結了！我
只有些想念我家中老苦的祖母與窮愁的母親與抑
鬱多病的小梅與可憐的女兒小杏！人世間，我憶什
麼？心事我是告訴不完的！世界上有許多蠢物，他
們都名叫“人”——太陽出來了——走路罷！走我
這不願意而必要走的路！唉，湖山於我有什麼關
係？可憐的人還不如禽獸的蠢動！

人間啊，走一遭，真是辛苦的旅行！

二月十一日

我的祖母在家勞苦！

我的母親在家窮愁！

我的小梅在家鬱病！

我的幼女在家不能成人！

二月十六日

我妻！

昨夜我夢回家——

在暗裏，我握着你的手，

你的手，粗硬像石頭一樣；

我握住了，我握住了不能言語；

你在家，又勞苦又憂傷！

二月二十五日

昨夜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小梅果然在家病重了，馬上要和我大別。我沒有錢不能回去！祖母是辛苦一生，她已是將近七十歲的人了，却還在茹苦含辛的做活；我的母親，經濟的壓迫把她的人樣和性情也改變了，我一想她那副形容，完全是經濟困蹶的形容，她那乾枯而深愁的，我一起，唉，她日夜在愁城之中過活；我的小梅是必死的了，苦的要死了，完全是營養不良及幽鬱症。

到底還是墮落還是什麼？我差不多不想走路了。人生真是辛苦的旅行，但我相信也有不少的歡樂；不過我觀看前面也沒有什麼使我驚奇的事物

在了；世間人間，永遠是如此的罷！也沒有什麼了！

現在，我想的是，我總還是活着，那裏能夠不幹活的事情呢？我真沒有少年性了麼？我真不能以勇猛的戰士的態度獵取生的意義麼？

我還要戰，第一是我要戰，爲自己與人而戰，爲同類於我的命運者而戰，爲前面一個新奇的美的事物的世界而戰；總之，我還要戰，決不落人後的，猛烈地爲時代的先驅，致死的努力，用殺人放火激進的態度，狂飈與火雨，同青年們翻轉這個世界，做一個勇敢的紅人，也是我生的意義罷！我要獵取無論悲傷與歡樂，悲傷與歡樂，都是我所願，正就是生之意義。

我再想的是，矛盾是要在世間人間永遠光輝我們的生活，我真想活在矛盾裏！知道我的生活乾燥到如何？年青儘牠飛去麼？真是悲傷的事！唉，我昨夜聽見住在隔房的一對男女，他們正在年輕，而且無日無夜的歡樂着，時常笑，時常甜，這裏許多孤單的旅客，都爲這兩位歡樂的男女弄得夜間在

床上翻覆不能睡眠而且歎氣，我聽見這個歎氣，我真吃驚，我們在度着空虛，葬喪自己。唉，過了這一世，沒有再一世的了。我要跳起來，我要飛出去！

閏二月五日

小梅，現在我是站在長明寺前陽光之下，你親手爲我製的美麗的新鞋，我已經著上了。真美麗啊，我差不多不敢把脚跑路了，我說：“我用頭跑路罷！顛倒跑罷！在雲上跑罷！現在，我的脚，我的鞋，是我全身最光輝的了！”小梅，現在我是這樣的年青啊，白的襪，青的鞋，輕絨的春衣，白裏泛紅的火熱的春之面龐，帶着相思神氣的豐滿的蓬蓬的頭髮，我是多麼美麗而又年青啊！小梅，你親手爲我製的這雙美麗得異樣的青布鞋兒，要光輝我的生命。

小梅，可是我雖美麗，我雖年青，有什麼用呢？我們兩人天南地北，只有貧病與孤獨我們，我們的生喲！

小梅，你病重了，你要離此世界而去了，離我

而去了；何等樣美麗的春光，你鬱病在牀；你的病，完全是憂愁的鬱結啊！我今窮旅難歸！可知我此刻在這蘇堤春曉的小屋後的湖灘石階上，對着茫茫湖波，我憂愁的如何啊！那迷漫在黃沙煙雲裏的羣山嶺！

游魚是何等的自在！而我人呢？小梅嶺，我想歸來而不能，我欲捉住青春行樂而不得，我們的生命，在孤單憂鬱的年年中消逝了！

啊，花已經落了，好花只開幾天啊！我不能不這麼樣了！心裏有氣力無用處！

閏二月十二日

爲女人，爲什麼，音樂與繪畫與文藝與一切科學，叫喊的都該是爲時代，如鋼鐵般的叫喊。

苦樂的問題，我已不管了，無用管的！

在沒得喫的時候，仍舊熱烈地想女人，能夠支配我的女人；烈哉青春的慾火！肉在咆哮，心在咆哮；要談，要抱；於風景佳麗地，於孤獨的寒衾內。

小梅，你竟病到不能起床了麼？還是恨我麼？
一個字也不能寫來了麼？我只要你給一個字，我！
唉，淒風冷雨的天，我心碎了！今天沒得喫了！

人世使我鼓舞的有幾種事情，飽暖而且淫慾，
那鮮美的食品，那走過去的女人！

我爲什麼想到上海去，到西湖去，到各處去，
而且想到國外去呢？老實說，我是爲活！在我這個
時候，在我這個境地之內，我是喜歡狂美的誇張的
人生，而且捉取那個時代，我要驕傲而且狂吼於一
切醜惡者之前；我知道這個路是永遠走不息的，我
要一世的飽嘗；我在萬人睨睨之前，我歌彈而且
繪畫，而且高誦我的文字，而且顯着如鋼如鐵的叫
喊科學的力；一切是時代的，爲了這個羣衆的時
代，爲了掙上去生活，也爲了我自己的希求；大自
然給與一切以大力。（此刻是閏二月十二暮，在雨

後的西子湖邊，水聲潺潺。）

閏二月十五日 清明節

早上雖然有霧，現在是多好的天氣啊！朋友，在火車裏是免不了顫動顫波的。唉，你看，城頭上陽光下幾多三三兩兩的人在看望春色啊！朋友，方弟，真正的好友，你知道我坐在幾等車裏呢？坐的三等呢！坐的最後一節的軍用車呢！今天乘客擁擠的不得了，真正一隻腳也插不下了。有許多貧民小工，看看後面三等車裏空得很，要想進去，又不敢，在車門外探頭探腦，議論紛紛。唉，階級是完全以經濟分野的啊！後來有一個婦人抱了小孩從三等裏走出來，嘴裏嚷着：“喔唷！走錯了走錯了！這裏是三等！四等呢？四等在那裏？”有個警士止住她說：“四等裏一個人也不能等了，就三等罷！”婦人問：“不要緊麼？要加錢的？”警士答：“不要緊的！車快開了，進去罷！”婦人就抱着孩子急慌慌地走進三等車裏去了。就有幾個四等車裏的農人問警士：

“先生，我們實在擠不下了，可能進去麼？”警士揮手說：“進去！不要緊！”有幾個農人疑惑不定，還不敢走進去；我也如此，嘴裏却說：“我們進去罷！想來不要緊的！三等裏擠了可以升二等，四等裏擠了一定可以升三等，我們走進去罷！”就有幾個農人手裏提着很多的東西的先走進去，我也提着我的破皮箱走進去了。

坐定後，就有許多四等裏的人陸續走進三等車裏來。唉，好弟弟，方弟喲！悲劇發生了，有一家要回溫州去的，那個中年男子，是那一家的主人罷，因為乘客擁擠的緣故，把所有的車票，行李票，洋錢，都被扒手竊去了。唉，我看他那種着急的情狀是少有的啊！他一家共有五人，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兩個在懷抱中的小孩子；那男人的妻子，大約三十歲左右，我想她當時也曾經過祕密的少女時光啊，現在着急的在哭了，眼淚流的滿面，懷中抱着的小孩呼呼地睡着；我差不多要叫出來了，“人生！怎麼弄呢？”那個男子的臉，完全是一副生

活壓迫的情狀啊！他們說，在杭州種了十三年茶樹了，因為敷衍不下，稅收得重啊，所以祇得回了，但是現在怎麼弄呢？方弟，你也曉得的，我身邊只有五十幾個銅元，到了上海，回家的盤費還要把昨夜寫的稿子去竭力想法呢！方弟，你呢？你在可憐的西子湖邊，你身邊只有二角錢了，再三天，十九要付房租了，你兩角錢只能維持一天的生活，至多二天；唉，方弟，我們兩個小鬼怎樣弄呢？好兄弟，回家，我小梅在床上病着，呻吟着，只有眼淚與歎息，有甚春色？有甚歡喜啊？人類真悲傷！

衝突衝突衝突，一切在衝突，永久的衝突，但也就是和諧罷！

菜花黃如金，滿於春野，我望着春色，世界的春色，我心中讚歎到眼淚出了！我怎麼好過呢？我的一切都像完結了！唉，只有儘衝突罷！同我一切厭惡的與歎求的衝突！衝突去罷！只有如此了！春的天啊，白雲在天上流啊！

充滿着人間的，人在田野工作；墳墓邊的棺材，

素紙飄揚；充滿着人間的，活的掙扎與死的靜寂。

方弟，到上海時已經八點多鐘了。我夜飯也不會喫，一口氣跑到禮和里四號××書局編輯部；我所認識的一個編輯，因今天是清明，赴杭遊湖去了；人生是何等的不相需啊！還有一個，唉，那個算是編輯麼？那個算是年青的編輯麼？頭髮梳得光光的，我最恨；長衫，馬褂，無力地和我招呼，客氣；我對他把來意說明了，他翻了一翻我的信和稿，他說還不能決定，就是決定了要，也要登載了後才有錢呢！他還問我許多無關緊要的話，“飄流總不是個事體，要找個職業才好，回家也沒有趣味，在外也沒有辦法……”唉唉，我要聽這些話麼？他完全不知我現在的急需是什麼？最後，我對他說，我真不好意思，我紅着臉對他說，“一切都不成問題，我要的只是回家的盤費，只要兩塊錢，我的妻在家病急，你能爲我設法兩塊錢麼？你算朋友之情借給我的……”最後一句，方弟啊，我說時，我含着淚了，

我含着淚說的，我心頭在酸酸地窄緊來。他還只是半吞半吐的，不知說些什麼。那時，我青年的心，我的哀，我的火，我要喊“在不同的階級間沒有同情！”我反以最威武的氣概逃出了門，我把信和稿撕得粉碎，我到了街頭，把窒塞的氣向大空呼吸……

方弟，我在街頭，我不知我自己將走到那裏去？方弟啊，現在我要看，我真要看，我最好要看火，要看大火，看人頭紛紛在肩上滾下，高大的建築物倒下，血尸橫流，戰旗飛舞，我要看暴風雨衝掃大地，方弟，我要看如此，現在我要看如此！台州那個東西欺負了你，你說要和他拚命去；唉，我總也要同這個黑色的世界拚命了！我滿身有的是鮮豔之太陽光光！

方弟啊，那時我徘徊在街路裏，怎麼好呢？想跑到西成里去找一個朋友，我想突如其去的借兩塊錢，我想開口便問他：“你有沒有兩塊錢？我回家無盤費，我的妻子在病危，你有沒有法子？我各處無法了！”我想這樣，可是不知怎樣，我的腳反向東

北跑去；唉，我完全錯了！後來我摸到西成里，唉，他們已攪了場了！

怎麼弄呢？後來，我就想起姓糜的朋友了，但已好久不見面，不知他在不在杜美路？走到杜美路要多少路啊！身上單薄，月光冷冷的浸襲，我看了一輛一輛的電車飛駛過去！唉，我走到杜美路，可幸的還找着他，講了些不知什麼話，吃得一碗蛋炒飯；方弟，你在那裏只贖兩角錢了，怎麼過呢？我和你說，蛋炒飯裏的脂肪是很多的，今天才吃着真的脂肪了；另有一碗湯，我也喝完的，湯中浮着碧綠的菠菜，真好……！可是，我想起湖濱的方弟了——方弟啊！

方弟，還好，那個姓糜的朋友，他是允許替我懲法的；我無可如何的睡了一夜，今天陽光滿窗，他們早晨還呼呼地睡着，我睡不着，靠在床頭，看着窗外白雲流蕩的青天；方弟啊，我那裏能夠安心呢？心事重重，回去有什麼好處？出來有什麼能力，有什麼獲得？但我們主張活着一天總要努力的；天

氣真好啊，好弟弟，我們在艱難困苦之中要活下去！

那朋友還不起來，我想想這個，想想那個，現在說不出，總是這樣的！像有一樣東西，如果不捉到時，世界暴亂的好，我要暴亂，如果捉到時，靜着在有陽光的或有月光的春窗下細味也是好的；方弟，我想那個，那個就是能夠支配我的“愛”；她歡喜殺人，我將殺人給她看，她要我死，我真個死給她看麼？我想不會的，她不會要看着我死的，死是很難看的；但或許有時也以爲很好看的，我想起好多天前，杭州槍斃兩個強盜，許多人爭先恐後的要去看啊；但是我是她的“愛，”就不會的了；不必想下去罷！她要我怎樣就怎樣就是了。我歡喜音樂與繪畫與文藝，這些藝術在這個時代要暴亂的！生活儘是矛盾來罷，人總是在求調和的工作裏，求暴亂也實是要調和啊！不必想了，陽光真好，總而言之，要活下去，我還有希求！

我看見兩個人握着手在講話。我自己想想自己——我這樣兩隻手捧住自己兩頰而坐在沙發裏的——算是人！

我心焦死了！我心焦死了！我心焦死了！我心焦死了！我心焦死了……把筆在自己頰上擱着“你去死！”

“生命在這裏浪費！生命在這裏浪費！生命在這裏浪費！……”我狂喊……但是怎樣才得救呢？

閏二月十七日

我為什麼只是熱烈地不可遏止的熱想着青春的慾望，要女人而且享樂一切？雖然這時代不是用你歌頌青春的時代了。在女人與生活的享樂上，我是貧困得什麼似的！這個，我明知非從推翻現社會制度的行動上掙扎，非從資產者手裏奪回來不可！但我有時總要私心妄想試試命運去偷取，雖然明

知不可能的，萬無此理的！到真正沒有的時候，才肯狠命地幹去，這層我也知道的；現在我不知我自己將要如何的掙扎？

那個朋友，他自己也沒有錢，替我向別人借也借不到錢；今日我依然在上海！天氣好極了，天氣要叫人活下去；我心焦灼！

天氣是這麼好啊！片雲全無；我飄落無歸！我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院子裏的凳上，眼淚要出來了，我忍住，我咽着！

太陽暖融融的，紅桃開在籬落邊，微風輕拂我的頭髮，春鳥婉轉弄舌，我想着許多男女的事情，世界上只有淫蕩留着，人間也只有淫蕩了！

無聊是少有的，我恨不得飛回去！

夜，姓糜的朋友借給我兩塊錢，又請我看影戲。前兩天還是僅有一個銅元，今晚又在莊嚴華麗

的北京大戲院了。人生真無定！病中的小梅，我可憐的妻，你又死了！你上海還沒有到過，你今生不能同我在這北京大戲院看影戲了！但是，世界上的人，男男女女，一對對的在這裏看的有多少啊！都濃裝豔服，窮極奢華，唉，小梅，你是曾經熱望過的，你情願做洋襪女工，你只要到上海來和我同居；我無力，我不能幫你；你曾經發瘋般獨自跑到你從未去過的地方，跑到你從未識面的我的朋友朱近山家裏；你終久不曾掙扎出來，可是現在要死了！大好的春天，你獨自一個傷心地臥病在床；我雖是飄泊，苦悶愁慮，但看來還並不瘦到怎樣；唉，小梅，人生是不能說的了！明天我回來，我的生活將伴你了，你的病！

閏二月十八日

啊，滬甯路上的春色啊，我在車中，我的心跳動，我的魂兒悠悠的叫喊：

少年人，你豈能不夢江南？

少年人，你夢魂在江南春野裏飛逝！

江南的春野，少年人，你能不醉麼？

江南的春野：你靈魂，融化在暖陽之光裏；你靈魂，在微風裏飄蕩；你靈魂，在碧波紋裏遊戲；你靈魂，在山明林茂中聽百鳥弄舌；你靈魂，踏着黃金菜花之香氣遊行；你靈魂，在紅桃雲裏酣臥，在綠柳烟裏穿織；你靈魂，在如蔚藍之海的無際麥浪上航行，在天邊的朵朵的雲中翻騰……

少年人，你美麗，你年輕，你活躍，你豈能不夢江南？

少年人，你夢魂在江南春野裏飛逝！

我跑到村西，我家隔壁的姑娘愛寶，她替我提箱子，她那膨脹的春之胸脯！

一切不堪聞問的話上我心頭！

小梅瘦得像什麼呢？不認得了，我吃了一驚，

我坐在她床邊一聲不語，她只呻吟着，我只眼淚出。

可憐她種種病中苦況，從我的母親嘴裏說出！可憐她不會說一句什麼話，她是還不願死啊！但是她瘦得像什麼？我見了害怕，我見了喫驚，這種情形，復原是很難的罷！她這種瘦樣，恐不會復原的了！但她還熱望着復原呢！我想她也總須復原的！

我今夜要和骨瘦如麻梗的女子同睡了。唉，她完全瘦到不像舊時了，又是一個人了；我又像和一個新的女子，又像和一個可怕的女鬼；唉，人世，怎麼弄的？

閏二月十九日

窗外春雨連綿，冷淒淒地，女孩在房中嬉戲，小梅在床上呻吟，我愁眉不展！

昨夜睡後，撫摸小梅的周身，那粗糙乾枯的骨梗啊，不像人了，我淚出；總是無錢弄到如此的，病上了床還不喫藥；爲愛惜錢的緣故，現在也喫不起

什麼好藥；她身上又日夜的發熱，日夜的睡不着，
睡去就出虛汗如雨；可憐她在熱望活！唉，小梅，恐
我要看着你死去了，你這入骨的病症！

小梅一天也不會過着好日子！

世界上冤氣衝天，我們夫妻在床上飲泣；

小梅，你飄蓬的頭髮，你清秀的眉目，你朵紅
的雙頰，你幽鬱的呻吟；

我爲你嗚咽不停，你還伸出麻梗的手反替我
揩去悲傷，你異樣將近鬼域的聲音：“你不要哭，我
心中難過！”

你握着我，在此世界將永別！

壞的日子，好的日子，一切都終結了！

小梅，我看見一個窮苦的少婦，病磨的白骨縱
橫在墓野，是你！

閏二月二十一日

小梅一心希望活！

她的氣喘很難過。醫生說給鴉片她吸，可以暫時好過些，吸了好多天，依然如故，母親又愛惜錢了，小梅在牀上聽見將要不給她吸，她在牀上喊說：“拿我的皮襖去當罷！鴉片我不能不吸，我情願不穿皮襖！”

我給蔗漿她喝，給無論什麼東西她喫，她總要問：“可要喫壞的？”

我在她衣箱裏翻着她藏的五百文錢，她說：“不要你去用掉，我好了還要用呢！”

下午，我獨自一個人臥在野田碧溪綠岸，春陽融融，情思昏昏，使我想着所謂“女狂，”我昏沉地想“肉的狂熱”啊！

一個十分是我所愛慕的女子來了又怎樣呢？一個新的時代爆裂出來了又怎樣呢？一切有高興的開始，一切有厭倦的終結，怎樣呢？不如是便沒有生之意義；但如是又怎樣呢？我知道年輕的在以秘密的眼熱戀的心勇敢地走上人世的道路，但我

好像預知似的“也有什麼意味呢？”歡樂的事情每在不自覺中過去了，悲哀的痕跡常深留在心底！我的前妻阿菊已死了，現在小梅又將死了，這兩個妻子，我又常是好像沒有一天欣賞過她們的美麗似的！唉，我想歡樂與美麗，只是在苦痛與醜惡的一條相連線的過去現在未來之中閃爍，只常似在憧憬之中閃爍。我真說不出！唉，當然地走路罷！一切者一切路，當然的路！

我想着，我決計於明日動身，如果天晴。

小梅的病垂死，她如果生，我也不過和她平淡過活而已，她如果死，我不過憑弔人生而已！

她從未說過一句要死的話！

她兩頰紅如桃花，秀眉明眸，蓬鬆之髮，美麗的，肺癆的象徵，只是全身瘦得不像人樣了！

但我只有咬着牙關離開她，聽她死活罷！

我在家一刻不能安居！我的家只有悲傷！我的故鄉，那些如狼如虎的緝捕隊，我見了，何等的可

怕啊！小梅已病到變態，終日無一話，我在冰霜的病榻邊，醫治又無錢，可憐的梅噯，不如死罷！活下去有什麼啊？我又無力和你脫離家庭，你在家又抑鬱！唉，我是罪人，我根本知錯，我今後的生活，我是反對夫妻制，我是反對有定所，我是已誓死沉溺在鼓動時代的藝術與狂熱的撲向未來的工作中了，不論幾時死，我走這條路！

明天就去！

悲哀的小梅！

殘忍的我！

胡爲的人生！

但是，但是我愛黑暗的紅日，紅日下的時代！

醫生說你至多只二十天的生命了。唉，傷心！
我們是瞞着你，不使你知道，你是在熱烈地望活！

小梅噯！

我噯！

人生噯！

但是，我明天決定！我怕緝捕隊，長大的衣袖，大銅盆帽兒，啊，真怕，捉去了不問是非，私刑敲打，我那裏禁得起啊！把針燒紅了，浸了醋刺入十指之內，唉，如何能夠禁得起啊！還有吊打，把小刀子割腳趾，唉，我怕！明天決走！

小梅，如果沒有你，沒有家庭，沒有祖母與母親與小杏，我將狂殺了！我有時要希望你們大大小小一個個的死去，真罪過！反正這個社會也要破裂了！

爲什麼？雲雖然流動，水雖然流動，風雖然流動，一切雖然流動，草木雖然欣欣向榮，但我看去都只是機械？唉，怎麼弄呢？弄來弄去是如此！一切是不得不罷！唯物史觀，總只是不得不罷！如此，唉，人生，算得如此了！

閏二月二十三日

我家庭一刻不能安居！

我要離家：

我想想，我到了上海，我的情狀是怎樣？那是想得出的：在一間最小的小房間裏，沒有多少日光；寒酸的被鋪，攤在地板上；也無檯，也無櫈，一隻美孚燈；一個蓬髮青布鞋兒的青年在沉思着他的未來，沉思着羣衆的未來；自己煮飯，我在家要帶去的是二斗米，一隻洋爐子，兩隻碗，兩隻盆子，兩雙筷子，兩把匙，一塊面布，兩隻茶杯，兩隻洗口杯，一個牙刷，一匣牙膏，一雙鞋子，兩雙襪子，針一隻，線兩束，書幾本，文具幾種，短衫褲一身，長衫只有身上一件，夾褲只有身上一條，棉襖只有身上一件；一個我這樣的人，其外沒有了；誓飄泊而不歸，味盡人間味，音樂，繪畫，文學，看掀起時代波浪，造成未來的世紀，太陽光光！再回時，小梅之棺材與前妻阿菊之棺材並置於廉家住基桑田中，世界上綠陰冉冉遍天涯，綠草萋萋於她們二棺之旁，我自有限憑殯，人事江山非舊容；唉，誰說熱

情的風？當今只有高歌狂舞火焰歌！唉，何謂世？何謂人？我們來動動！外面世界，未來世界，有好太陽光；要活下去！一切是動下去！

不能暫時沒有真理做，鼓動時代之藝術我喜做，我不能違此洪流！無家庭，無妻子，常飄的火熱之身！

我還不得不旅行去，因為活着的緣故，還活在太陽之下的緣故。好，走路罷！

閏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片雲全無，大好春光，我沒有生活！

今天睡在春野河流岸邊，夢我母親被緝捕隊捕去，因她不肯說出我的所在，便用極刑，後來不知怎樣放出來了，母親又快活又流淚的對我說：“娘娘爲你是苦頭吃了，她們拿我上夾棍呢，夾到我兩隻眼睛烏珠宕出來，我咬咬緊牙齒死熬，我轉念，甯可死，不肯說的！後來，我痛不過了，我又轉念，讓我死罷，我的兒子活在世上，有我的兒子！我

被他們收緊一把，我就悠悠地痛昏過去，我靈魂就出竅……”我聽了母親的話，我拖住母親，眼淚落下。

我做了這個夢，我仔細想想，我一定要走，願不得小梅了！我想法在外竭力謀事情，拿錢回來給母親用，給小梅治病。但是，小梅，你如果不能好的話，就快些死罷！這個世界不能有好處給你，你和我母親如仇敵，在家庭制度婆媳間那裏有生趣可言，在此社會轉變的時期，一切都破裂了！

緝捕隊借捕捉共匪的名，下鄉殺人，放火，敲詐。我在牀上，夜聞狗吠，一夕數驚，我好心焦！

小梅的胞兄庚哥，聽娼婆之言，還來多事，請巫醫治病。搗蛋的舊社會，使我難以伸氣！我再不願有家庭有妻子有什麼了，我要獨自狂走天涯！

現在，我急須無家無室，離去一切悠悠之人面，離去一切悠悠之人口！我自己要飛！社會也要飛！

閏二月二十六日

我毒恨世間許多小有聰明的人，應付社會，似通非通；小聰明的人，一切似乎都佔了便宜；也是出身小資產階級的居多，圓轉到步，能察言觀色，常被一般稱為少年老成，稱為有出息；勸人則用公道言語，如對於鬼神，則曰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對於時局，則既罵共黨的殺人放火是強盜，又罵現在做官的也是強盜，最好安分守己；這些小有聰明的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心理，他的顏色是黃的，他的調子是改良的，最為一般婦女及前輩先生所歡迎。如我們村上有一位名叫和生的，是城中綢緞店裏的一夥計，說話頗能投合人意，舉動似公子似的飄灑，全身好像沒有一分重量，好像一個用紙片兒剪成的鬼影，近日盛行的瓜皮小帽，用緞帶扎褲管，墨綠色嗶嘰長袍子，時式香煙管，電筒，他都能用得，頭髮向後梳，梳得極光滑；我看了要嘔，要作千日飽，終古飽。而居然全鄉的人，老人婦女都稱讚他，許多小姐都想嫁給他，甚至於有個小姐發

狂似的親自把自己的年庚帖子私送給他。最後，定了，是城內一家閒散小門閥，一個母親，所養一女，曾在榮氏女校畢業，有鉅萬家私，小姐二十四歲，面貌超羣，居然看中這個和生，招他入贅。

一切話也不必說了，小有聰明的人最是進化的障礙物，他詐巧，他偷樂，他敷衍，他居中，他欺世盜名，他才真是鄉愿，我先要殺他，先要殺這個和生！

一切不管，我一心只要擾亂社會的平安，平安的人都要殺他，燒他，世界才好看！

殺這些小有聰明的人，他欺騙一切女子，但無眼烏珠的女子也該殺！

那些，小聰明人，那些，像個什麼東西呢？你不會看見，不止嘔，我情願看禽獸！

我的妻，我的小梅，她也願嫁給和生那種人罷！今天，小梅的孀孀來望病，說起和生的妻，就是孀孀的外甥女兒，那婦人孀孀很得意，去看和生家的住屋，而小梅聽見了，也歎聲說：“呀！就是，就是

和生，倒好的！我說，這樣好！”唉，天下反了，天下反了，我要造反！死活不管一切！

對待一切以殘酷的享樂！殘酷的享樂！殘酷的享樂！

我恨透的時候，獨自在場上望着自己的屋子發怔“燒了牠罷，連祖母，母親，妻女，都燒死她們！關鎖了門，讓她們和房子同歸於盡！”

唉，我恨不得燒掉這個房子，燒掉我的家，我一個人獨自在世界跳叫！

小梅更加不好了。今天，她的孀孀和嫂嫂來望病，孀孀雖是老寡婦，風韻猶存，嫂嫂也打扮得很出色，裙屐蹁跹。

孀孀和嫂嫂臨行時，提起叫我們爲她請西醫。小梅叮囑說：“西醫，要請呢，早些！我的身體等不及了！”她是熱望着活啊！

春光真好啊！田野的景色真好啊！我送孀孀和嫂嫂；啊，那江南的鄉下，春暮的田野，無際的綠

麥，彎曲的草徑，初發芽的小林，穿林的晚霞！

閏二月二十七日

春光真好，天氣真好，無片雲，我急死了！這種天光，我度的什麼生活呢？我急死了！

無聊得什麼似的！有些鄰女還來和我誘惑，胡纏；唉，我固然是全村中的佼佼者，不論那個女子都愛我，但我總毫無情地拒絕了，也可說是錯過了，也可說是我自己不要啊！唉，我所要的，並不是處女的祕密，並不是遊情的歡樂；唉，我只想有可以致我死命的“情愛！”玩弄的愛情，於我是無意義的，我真不想！現在，我纔要求能夠爲了解我一切的女子所擁抱，我不願支配別人，我情願受人支配，受愛的支配；啊，總是兩相支配罷！我願像一個小孩！我的祕密時光在孤單的夜路上消逝！傷心的錯度！

小梅的病，一天不如一天了。今天，她痛苦呻

吟，她氣喘咳嗽，她說：“唉，我更加不好了！”我安慰她，我告訴她，田野的綠麥怎樣長，桑芽怎樣長，落日怎樣美麗，告訴她外邊在築壩開河；她聽了，她焦躁地痛吼一聲！

綠樹春雨，我幻想着：從綠樹陰裏雨絲中跑出幾個女子，要她們是從城市來的，是有思想的，是美麗的；雨要下得大，要使她們避雨暫歇在我家，因而看見我所有的書籍及自己的作品，因而結交得其中的一個足以支配我的愛；唉，我這種思想完全是墮落了罷！在這個時代，一定是墮落了！怎麼弄呢？

閏二月二十九日

小梅更加不好了。今天所謂西醫來。小梅，你叫我和西醫說：“救活大人罷！不要顧肚裏的小孩子了！”唉，小梅，你是熱烈地想活，一切生的牽掛！但據西醫說是勉強的了。西醫叫我自己去買藥水

試試罷，借他的針注射，可以省些費用。我飯後立刻要上城去買藥水，可是小梅喘呼不已，叫我明日上城去，今天要寸步不離的陪伴她；她已被頭也壓不起，她說被頭重如泰山。唉，小梅，你怎到如此田地了！

小梅，你真將死了麼？你各種是輕話了，你都是好人的口氣了，你喊我的母親到牀前，你親親地執着她的手叫她：“娘娘！親娘娘！你救了我罷！”你說許多輕話，我的母親也淚出了！

雨連縣，樹青青，落紅滿岸。

美的欲火，是時代的欲火，我是此欲火的人！

三月一日

在老二房吃拜香酒。

我心中說不出啊！我在這空房之中，他們在酒水糊塗！我說不出啊！小梅在牀上要與我長別啊！

我要痛飲！我今天要比任何人都痛飲了！比任何人都痛飲！我心中的悲傷喲，宇宙萬彙終古！

三月二日

淒風冷雨的天。

我把小梅的髮髻剪掉了。

我坐在裏牀，一脚伸在小梅的雙股下墊她，一手在小梅的胸前搓挪。小梅今天幾乎死去，是一口氣塞上來；我把她坐起來，她靠在我胸前；她難過的要死去了，我拚命的替她搓挪，喊着她的名字；她難過得極汗滿面，不能言語，眼睛白瞪瞪地；她袒着胸也不知道冷了，她叫我喊祖母和母親來；我哭！

母親抱着小杏在小梅的牀前，母親叫：“小杏的娘喲！你看看你的小杏哪！是小杏呢！是你的小杏呢！你的小杏在這裏！你倒捨得下掉她的麼？”

努力的睜出眼睛看着小杏，她慘容哭聲的說：“捨不得的！”

我問她：“我……你捨得下麼？”

她慘容哭聲：“也捨不得的！都捨不得的！”

我再問她：“祖母，母親呢？”

“都捨不得的！都不曾待錯我！”

祖母，母親，我，都哭！

小杏在叫她：“娘娘！”

她慘容哭聲答應着：“噯！小杏！苦孩子！”

我對她說：“小杏，有我在呢！不要緊的，不會吃苦的！”

她答應說：“噢！”

她掉不下世界！

隔壁的愛寶姑娘滿面流淚地問他：“可認得我？”

“認得的！姑婆！”

愛寶哭聲說：“你不要叫我哪！苦死了！”

愛寶的娘也流淚叫：“新小姐！你這樣的年紀輕輕地，不料你……”

她慘容哭聲：“我只得廿三歲呢！……我要好呢！”

她又難過起來了。

我們叫她，我們把她的眼皮剝開，她只把她的瘦手搖着，又指指她自己的胸口；她難過，她不能言語！

福培嬌嬌來替她預先做葬鞋，淡紫色的，那葬鞋是何等的美麗啊！小梅，你活罷！你活着著才好哩！

午後，我一個人陪着她，她的痛苦已稍減。

她對我說：“替我做一件棉襖，做一條棉褲，我死了好穿！”

“小梅，你竟要如此了麼？”

“無法啊！你有什麼法子？我是要活哩！”

“上半天，你幾乎死去，你知道麼？大家都哭哩！”

“唉，我真苦啊！”

“小杏，你掉得下她麼？”

“掉不下啊！小杏，你替我看好她！”

“有我，小杏是吃不着苦頭的！”

“唉！曉得了！”

“愛寶也爲你哭呢！”

“唉，你也要掉呢，不要說愛寶了！”

“你倒捨得掉我的麼？”

“捨不得的！無法啊！”

“你和我沒有什麼，只是我窮了些不會有什麼好處給你！你對我可有什麼……？”

“沒有什麼！都是給旁人弄壞的，都是給旁人說壞的……只有一件不稱心，隨便什麼地方，你不會同我出去白相一趟！”

“只是這一件！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那料你……”

“懊悔也無用了！我年紀還輕，不會有一天做着人！”

“就是你再活幾年也好！你火車也不會乘過一回，就是再活幾年，白相着了也好了！”

“是啊，我還想好好地同你活幾年！”

“旗袍背心你還不會著着呢！”

“沒有銅錢啊！現在也用不着了！死了要著什麼呢？”

“死了都完了！”

她難過得睡不穩，她已一個月日夜的沒有合眼，她要睡睡不着，睡去一二分鐘就出虛汗如雨；現在，她已覺得自己的身子與牀帳周圍的物件都在搖動不定；唉，小梅，你的死時已近！

她的身體，一分鐘間要翻來覆去的換幾處，伸腳縮手，喘咳不止；我替她搓挪，搓挪得她胸前的皮膚都碎了；我問她：“可痛麼？”

她喘聲說：“管牠！我難過呢！”

有時，她難過得把被頭揭開，露着胸；我問她：“可冷麼？”

她喘聲說：“管牠！我難過呢！”

她難過得常常喘咳：“我要死了！”

我時時淚出，我問她：“你這樣難過，你願早些死麼？”

她喘聲說：“我願的！你來壓死我也願的！我這種難過……”

“譬如有陰間，你先死去了，我後來，你可要等我住在一起的？”

“我要的！我等你！”

“小梅，你竟傷心啊！”

“我傷心的！我不會活着！”

我們的房間，地下是我和祖母睡的柴鋪，拖的滿房都是柴；檯上一盞慘淡的洋油燈，架上燉着一隻破舊不堪的燈煤壺，檯上雜亂無序的碗筷紙張等物，她的梳頭鏡子已生塵；牀上的臭穢，幾月不曾洗過的被褥；睡着一個痛苦呻吟蓬髮垢身的少婦，她是我的妻，是我的小梅，瘦如鶴骨，她是癆病，面白如粉，面頰上兩朵紅霞如桃花，窈窕的婦人，我苦命的妻！

我看着一切的物件，瞎想這個存在的世界了，奇怪這個存在的物質了，是實在的啊！怎麼會有的？這樣胡洪胡洪的宇宙？一切活動的東西？我是個人？檯上這些東西？白帳上有我的影子？

夜間，我把玻璃杯中養着的紅山茶花給與小梅看看，我不當心碰落了一個半開的含蕊。小梅歎說：“好花！總歸開不成功的！”

三月三日

昨夜終夜雨聲，雨聲增我悽慘，病榻上痛苦呻吟的病人，終夜同着雨聲嗚咽叫喊，一燈熒然，帳影恐怖！

今晨有很好的太陽，我觀看門外太陽光下的綠樹，美麗的鄉村世界，我告訴小梅：“這個世界活下去多少好！”她說：“啊，我難過也來不及哩！還要管世界？”

昨天一日夜的難過，我從未見過的，把她的面

樣也改變了，她那傷心的情狀，傷心的言語！

一切天竹子和燒化的東西，到冥路上去點的燈籠，隨身要帶的冥錢紙錠等，祖母都已爲她安排好了，我看了……

我幻想她昨日答允我在陰間還要等我一同去過活的話，我幻想冥間，貼近小市鎮的一處鄉村，一家小籬落人家，我還要同她，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婦，我還要同她生活着，在冥間鄉下……

下午，她氣喘似乎好了不少。

“小梅，你現在有什麼地方不適意？”

“我沒有什麼不適意，只是臂骨很痛，睡碎了，竟痛哩！”

“氣喘呢？”

“氣喘也好些了，不過心裏仍舊有些不適意！”

“你要想好麼？”

“想是想的，停一會兒看打下藥水針怎樣？”可憐她還希望活，還希望打藥水針；唉，因爲大家看

她不會好的了，又沒有錢，所以買藥水，起初是還想買的，後來只是說說，調調她；唉，窮人夫妻，如此一場！

“小梅，他們都說，你氣喘雖然好些，但是你人太虛弱了，你漸漸要不好了，你相信麼？”

“我現在蠻好呢！沒有什麼啊！”

“你人是虛弱透了，你相信麼？”

“相信的！”

“譬如你睡着去，睡着去，睡着死去，叫不醒你呢？”

“不會的，我蠻清爽！”

“你現在睡得着，你似乎昏昏沉沉麼？”

“昏昏沉沉！”

“如果你不好，小杏要抱來麼？”

“要的！”

我在外房立了一回，忽然她又在牀上叫我，我走進去。

“火呢？要點火！”

我說：“火諾！點在這裏，你看不出麼？”

“你拿來照照看，看看我怎樣？”

我把火移到她臉前：“可看得出我？”

她用力睜大眼睛：“看得出的！”

“我是誰？”

“你是良培！”

“你看我有些兩樣麼？”

“有些的，你的面上有些黑！”

“仁榮在這裏，你看得出麼？”

“看得出的，笑嘻嘻地！”

“小梅，你相信你的病犯的是實病，不會好的
居多了麼？”

“我相信的！”

“你眼睛還要慢慢地，後來要看不出東西，你
相信麼？”

“相信的！”

她又問：“火呢？”

“點了。”我答。

“噯唷！我看見了！淡涯涯地！”

“小梅，如果醫得好你，你還想活麼？”

“醫得好總想活的！”

“你漸漸地要不好了，慢慢要死去了，你相信麼？”

“我蠻好呢！”

“小梅，你照這樣死去，你願麼？”

“願的！”

“昨夜的難過，你還是這樣死去的願，可是？”

“嘔！想着那個難過，我愁呢！恐怕再來！……我要……”

“你要什麼？你要……”

我問她，她不做聲；我湊上去喊她，她不做聲，她眼烏珠停着不動；我湊到耳邊去大喊：“小梅！小梅！小梅！……”她仍不做聲；我喊我的祖母，我的母親上街去了，祖母進房來顫聲哭喊：“新小姐！新小姐！新小姐……”她一聲也不響，她眼烏珠停着不動，她氣息微微地，她去了！

我的祖母顫聲的哭喊；我滿眼含淚在房中走來走去，想把我的念頭竭力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不能；我走到後邊祖母房中，走上床，下了帳，在牀中呆坐了一回，想些什麼什麼，我不能知道我自己想些什麼；再走出去看看小梅，她直挺挺地臥在蓆上，蓬髮，苦悶的臉龐，瘦的只剩皮骨，如嬰孩一般，一盞半明不滅的幽冥燈點在她的頭旁！

無窮悠久的永別嚟！終不見面了！我忍住萬斛淚泉，外邊是美麗的世界，花花的春天，我要生活去……

編者告讀者

在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裏：農家爲了掙扎這個破落的命運，父子，姑媳，兄弟，夫婦之間，把生活的鞭子互相策打；家主對於家人，似嚴厲的雇主；這個，不得不使一般農民，尤其是青年的——對於這個數千年來奉爲神聖的——而今已是奄奄垂斃的“家庭”咒阻着，而要向別一個新的方向走動。

在這“某夫婦”一書裏顯示的，正就是這個。

上篇：是一個農家媳婦（小梅）親自記的日記和書信。她不很會寫；她的原紙上充滿了別字，土語；寫不出的畫着許多圈兒；這個，都由編者揣照她的原意修正了。我知道，有些讀者，或許要感到記載的幼稚和瑣屑，但她告訴你的，正就是這個：在農村間窒息以死的幽鬱。

下篇：就是這個農家媳婦的丈夫（良培）——一個自耕農家出身的小學教員——在革命浪潮低落而被逼離鄉以後的日記，這裏，是摘出他日記中關於他的妻之死底一部份。

在這全部的記錄中，是實實在在告訴給讀者們：在這個年代中，這兩個從農村出來的，他們是怎樣的移動着，感覺着；而且我們可以相信，這決不是特殊的，在當時的人羣中，一定有不少的影形在同樣的情形之中。

這稿：記自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三月止。整理成稿後，耽擱着沒有出版處，至今已是一九三十年了。死者墳上的墓草青而又枯，枯而又

青；幽鬱是永遠地長眠了；對於活着的人，已經不能把這其間的生活來呼應目前的時代了；所以說：此書只是紀念死者和徵驗過去的時代。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記。

這裏，還有須附帶說明的：便是上篇的次序，是依照年月日的程序排列的，凡是日記，便單寫着年月日；凡是書信，便寫明“書信……幾……”字樣；凡是註明“寫在零碎紙上……”的，那便不是日記，也不是書信，而是發現在各種零碎紙上的她寫的斷片；——這些，都是由“良培”君自己分好了類交給我的，所以我也能分得這樣清楚。

三月四日又記。

28

28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一九三〇年八月印刷

一九三〇年九月發行

1 ——— 2000.冊

本書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